

李廣田



散文选集

荣获国家首届图书奖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李广田散文选集

蔡清富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广田散文选集 / 李广田著; 蔡清富编. —2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百花散文书系. 现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0387-6

I. 李… II. ①李…②蔡…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624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151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2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19.00 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蔡清富

李广田具有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和知识分子深思好学的特点。他一生象农民精心耕耘自己的土地那样，勤奋地为人民工作着。李广田生前主要从事两项工作：文学创作和教育活动。在文学领域，他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而成绩最显著的，则是他那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具有个人艺术风格的散文。

在“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中，有的从旧文学脱胎而来，往往带有陈腐气；有的较多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显得洋气太浓。李广田的散文则不然，他的作品质朴、清新、自然、浑厚，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珍品。李广田说：“好的散文，它的本质是

散的，但也须具有诗的圆满，完整如珍珠，也具有小说的严密，紧凑如建筑。”（《文艺书简·谈散文》）李广田自己的散文佳作，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这个高标准要求的。

（一）

李广田一九〇六年出生在山东省邹平县（旧称齐东县）草庙头村一户姓王的贫苦农家，后来过继给“中年无子”的舅父，改姓李，取名广田。父亲年轻时候做过木匠，中年以后完全务农。母亲不识字，除操持家务外，农忙时也到田间工作。父母都是典型的北方农民，忠厚、朴讷、勤劳、节俭。父母的优秀品性，对幼小的李广田起了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李广田自幼聪明好学。他在家跟祖父读过《百家姓》，在乡塾中学过《三字经》和《弟子规》。废除私塾后，便入乡村小学读书。少年时代，他一面读书，一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故乡的土地、山水、风俗、人情，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素材。

一九二一年小学毕业后，李广田进入县城的师范讲习所读书。讲习所本是两年毕业，他只读了一年半，便被一个县立小学聘去做教员。教了半年，筹得路费，趁暑假之便，独自跑到济南考入公费的省立师范。在这里，他被蓬勃开展的新文学运动所吸引。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与朋友组织书报介绍社，因介绍我国进步文学与苏俄作品，被反动军阀逮捕。在狱月余，受尽苦刑，直到北伐军打到济南，方得释放。

一九二九年，李广田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学习英、法、日文。在大学时代，李广田对文学创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整个的大学生活我都在练习写作中度过”。这时，他结识了同系的卞之琳和哲学系的何其芳，成为互相切磋的文友。为了从事创作，他接触了西方的浪漫派、颓废派、象征派之类的作品；对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他则偏爱周作人一派所提倡的散文小品。他先是写诗，诗作在《现代》、《文学季刊》等文学杂志上陆续发表。这些诗日后编为《行云集》，与何其芳的《燕泥集》、卞之琳的《数行集》合集为《汉园集》出版。后来，他由写诗转到创作散文。一九三五年

大学毕业，即到济南一个中学任国文教员。次年，先后出版了散文集《画廊集》、《银狐集》。《画廊集》向人们展览了作者“朴野的小天地”的生活画廊；《银狐集》描绘了一些在旧社会受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这两个集子的问世，使李广田成为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散文作家。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爆发后不久，日寇入侵山东，济南危机，李广田便随校迁到了泰山脚下的泰安。一九三七年年底，当敌机狂炸泰安时，他又冒着严寒随学校离开泰安。以后辗转南下，由河南而入湖北，在汉水左岸的郧阳住了半年。为了摆脱黑暗、寻求光明，把学生带到安全地方继续求学，他们又离开郧阳，徒步两月而进入四川罗江。李广田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一段完全是在穷山荒水之中，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吧，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圈外·序》）

李广田一行到罗江后，借破庙旧馆办起了学校。为了培养抗日干部，李广田孜孜不倦地工作和学习。他阅读马列主义著作，自觉改造思想，

通过语文教学和课外活动，启发学生走向革命。他号召青年以鲁迅为榜样，刻苦努力地工作和学习，与黑暗现实进行斗争。李广田的进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乃被解聘。后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教书。一九四一年，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这时，他开始用马列主义讲授文学理论，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各種进步文艺活动。一九四五年“一二·一”惨案发生，他挺身参加游行示威和为四烈士设路祭送殡。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害，李广田悲愤填膺，怒斥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同年秋后，西南联大复员，李广田遂到天津市南开大学执教。在天津因参加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后经朱自清介绍，转入北平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九四八年，李广田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广田创作的散文和短篇小说集有：《圈外》、《回声》、《欢喜团》、《金坛子》、《日边随笔》。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引力》，并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著作，如《诗的艺术》、《文学枝叶》、《创作论》、《文艺书简》、《论文学教育》等。这些评论

著作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文艺创作的种种问题，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新中国成立后，李广田先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副教务长；一九五二年调云南大学任副校长，后任校长。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八大”候补代表，列席党的“八大”。同年出版《散文三十篇》，后又出版诗集《春城集》。一九六二年发表了《花潮》、《山色及其他》等散文创作，并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与研究，修订、整理、出版了《阿诗玛》、《线秀》等长诗，并写序。李广田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朝气蓬勃地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大批无辜，李广田遂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被迫害致死。散文园圃的这位辛勤园丁虽离开人世，但他留下的朵朵散文鲜花，将永远散发着诱人的芬芳。

依据李广田的经历和创作风貌，其散文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早期，一九三七年以前；中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后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二)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三十年代中期，李广田创作了三本散文集：《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雀蓑记》虽出版于一九三九年，但都是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以前写作的。这三本散文，创作时间接近，反映的生活内容大体相同，艺术情调也比较一致，可视为李广田散文创作的早期阶段。

李广田的早期散文，虽然反映的题材不够重大，视野不够广阔，但却通过作者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艺术地描绘了某些社会生活，向读者展示了绚丽多姿的生活画廊。

李广田早期散文向人们展示最多的生活画面，则是劳动人民的种种不幸。《投荒者》以饱蘸感情的笔调叙述了善良哥哥悲惨的一生：当“我”童年时，哥哥望着远方，沉默地思虑着未来；当“我”上中学时，哥哥在县城一家小商店做学徒，过着“囚徒似的生活”，生病吐血；当“我”上大学时，哥哥上西北边塞垦荒种地，企图为穷乡亲们

寻条出路；然而目的未达，便客死在荒山之上。作者通过“我”的视线描写兄长的坎坷命运，在满篇白描的文字中，激荡着感情的波澜。如果说《投荒者》中的兄长代表了广大农民的不幸，那么，《山之子》中的哑巴则是广大山民痛苦生活的写照。“泰山后面有一个古涸涧，两面是峭壁，中间是深谷，而在那峭壁上就生满了百合花。”为了生活，哑巴的爸爸曾采花坠入山涧；哑巴的哥哥也被山风吹下悬崖。哑巴为了奉养他的老母、他的寡嫂，并养活他的老婆和小孩，“不得不拾起这以生命为孤注的生涯”。作者勾勒山涧的险峻，描绘迷雾的浓重，叙述毒蛇、“山鬼”之凶恶，处处渲染了哑巴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柳叶桃》写一个出身贫穷的“女戏子”，被一个富户秦姓少年买去作为继承香烟的工具，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终于在屈辱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作者用书信的方式先提出柳叶桃为什么把别人的孩子说成是自己孩子的反常现象，给读者造成疑问，然后再叙述事情的原委，解开疑团，在娓娓动听的叙述中，倾注着作者的爱憎。

《悲哀的玩具》是作者童年生活的回忆。它通

过父子在“玩具”问题上的冲突，倾诉了农民生活的辛酸：作者孩提时代，祖母为他捡到了一只麻雀，“我”把它当成最好的玩具，喜爱之极。但从田野劳动归来的父亲，以为这是“糟践信门”，将麻雀给抛到屋顶上。结果，这小鸟由欢喜的玩具变成了“悲哀的玩具”。当时，“我”是“恨着父亲的”；但到执笔写这篇文章时，“我”却感到父亲“可悯”。因为父亲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为饥寒所迫，披星戴月地忙碌，“想从沙土里去取得一家老幼之所需，父亲有着那样的脾气，也是无足怪的了”。现在的儿童再也不会为玩具事发愁了，家长也不会因穷困心急而毁坏孩子的玩具了，但作者所揭示的同一定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对读者认识和理解人生，却永远有着教育意义。李广田对这类生活经历多、体会深，他四十年代写的《欢喜团》、六十年代写的《或人日记抄》，都表达了类似的主题。

在李广田早期散文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廊中，除劳动农民之外，还有一类知识分子形象。《记问渠君》写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上学时在“红色的后一”班发表过“关于革命的意见”；“自从国民党

的军队来到之后，眼看到多少年青人在那里卖朋友自首，他担心他也会被什么人指认，加以检举，病势就更重了些”，终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惊吓万分，贫病而死。作者获悉这个噩耗，引起感情波涛的起伏：“我住在泰山山腰的一座古庙里，大概是大雨之后吧，山里的泉水，万马奔腾的向下驶去，发出吓人的声响，又加以松风呼啸，自己就象在海涛中夜行，草间萤火明灭，时有虫声如诉，这时候，我又想起问渠君那一副可悲悯的样子来了。”作者感情波涛的汹涌，不仅是对故友的深切怀念，也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控诉。《黄昏》中的那位青年知识分子，“三五年前，当他正努力着某种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位短小精悍的朋友，真是生龙活虎般地，一个时代的健儿”；但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这个曾经活跃过的纯洁青年，竟成了一具僵尸，由年青而衰老，由欢跃而沉寂。“只见他，把香烟来一支支地量着他的时光。把烟雾来一口口地喷着他的气闷罢了。”文中的昏暗天气、阴云愁雨、灰色孤鸟等等，渲染出一种闷塞的时代氛围。《记问渠君》和《黄昏》等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失败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

和创伤。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广田的散文既描写了黑暗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又反映了他们对光明前途的探索、追求。《秋天》一文不同于一般的悲秋，它探索着人生的道路：“人生就是走在道上啊，真正尝味着人生苦难的人，他才真正能知道人生的快乐，深切地感到了这样苦难与快乐者，是真的意味到了‘实在的生存’者。”作者执着于现实的精神，鼓舞着人们向前迈进。《马蹄》抒写“我”在黑暗中策骑登山，更表现了作家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夜已深了，我看不见山路，却只见迎面都是高山，山与天连。仰面看头上的星星，乃如镶嵌在山头，并作了山的夜眼。啊，奇迹！我终于发现我意料之外的奇迹了：我的马飞快地在山上升腾，马蹄铁霍霍地击着黑暗岩石。随着霍霍的蹄声，乃有无数的金星飞迸。

这马蹄铁的霍霍声响，是战斗的号角；马蹄下的金星飞迸，是光明战胜黑暗的象征。读这字字

珠玑的文句，催人向前，永不停歇。《荷叶伞》一文，抒发了作者的集体主义思想：在梦中，“我”得到神仙赠送的一把荷叶伞。在风吹雨打之际，“我”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那些“在昏暗中冒雨前进”的许多人们，“我希望我的伞能分做许多伞，如风雨中荷叶满江满湖”。

过去，人们评论李广田的早期散文，强调他描写乡土生活所获得的成功，这无疑是应当的；但却忽视了他反映知识分子生活作品的成就，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阶层，时代脉搏的跳动，在他们身上总或强或弱地显现着。鲁迅《朝花夕拾》中的《范爱农》，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遭遇；《野草》中的篇章，表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破裂后，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追求；李广田早期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散文，则显示了大革命失败前后某些知识分子的状况：“他们几乎满身是创伤”，“又满心是花朵”（《雀巢记·路》）。

与上述重点刻划人物的篇章不同，《画廊》、《野店》等篇，则向人们展览了作者故乡的社会风俗画。你看，农民在一年辛苦劳动之余，去集市

选购年画的情景：“庙里很热闹，真好象一个图画展览会的画廊了”；“画呢，自然都很合乡下人的脾气，他们在那里拣着、挑着，在那里讲画图中故事，又在那里细琢细磨地讲价钱。……他们总爱买些《老寿星》、《全家福》、《五谷丰登》或《仙人对棋》之类。”作者以洒脱、从容的笔触绘出的年画画廊，令人体味到农民过年的喜悦以及他们的艺术爱好。《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身负重债，过年尚不忘给喜儿扯上几尺红头绳；勤劳朴实的农民为过节补空墙而选购年画，表示了他们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追求。《画廊》一文的生命力，大概正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农民淳朴、健康的美学趣味吧。《野店》描写农村客店的习俗，使读者体会出一种特别的人间味：赶了一天路的疲惫不堪的各行各业의 步行人，于日落之时来到诱人的荒村野店投宿。古朴、温良的店主夫妇殷勤招待、熟练周详；陌路人偶然相遇，推心置腹，洋溢着豪爽义气。作者观察细致、描绘入微，使作品充满粗犷浑厚的生活气息。时代会变迁，人们的艺术趣味也会改变，但这种带着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习俗景致，将永远不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